

復仇使者

南海出版公司

复仇使者

作 者 弗伊·韦尔登

译 者 朱维莉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古 柏

装帧设计 杨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38 千字

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600

ISBN7-80570-623-9/I · 193

定价：4.50 元

玛丽·费希尔住在大海边上的高城。她总是在写关于爱的本能的书，她总在撒谎。

玛丽今年 43 岁，她总是习惯于被人爱。总有男人围着她转，有时甚至陷于重围。玛丽偶然光顾一下这些爱情，但是我想她从来没有难解难分过。她杜撰罗曼蒂克的东西，欺骗自己也欺骗世界。

玛丽在塞浦路斯的银行中有 75.43 万美元的存款，那里的税收马马虎虎。这些钱相当于 50.2 万多英镑，193.1 万多马克，159.9 万多法郎，1.85 亿多日元或者更多一点，——对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，遇到的女人无非是两类，一种是腰缠万贯的，比方说玛丽；一种是一无所有的，比方说我。

那些钱都是玛丽自己挣的。她的第一个丈夫告诉她资本主义是邪恶的，看来当时温柔顺从的玛丽听信了他。否则很难相信今天玛丽那万贯家财的来源。她有 4 套房子，这些靠近闹市的房子差不多为她挣了 50 或 100 万元。一所房子如果有人想买它，或者想卖它的时候就成为商品，否则它只是一块遮风蔽雨的地方。幸运的话，它的拥有者能使自己的灵魂在里面静静地憩息；如果不走运，只能带来灾

难与不幸。玛丽拥有房产，我希望她不幸。

玛丽身材娇小，风姿绰约，娇滴滴的，擅长于昏厥、哭泣，当她不故作的时候也擅长同男人睡觉。

我丈夫爱上了玛丽，他帮玛丽掌管钱财。

我爱我的丈夫。我恨玛丽。

2

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外面的世界：潮水在玛丽的高城的脚下，朝涨夕落，喧嚣不息。在澳大利亚，大片的橡胶树滴淌着胶乳；在加尔各答，人类智慧的火花在那里闪闪烁烁，自生自灭；在加利福尼亚，冲浪运动员倾注全部精神，在颠簸的海浪和翻飞的泡沫中寻求永恒。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里，持不同意见者走出精神荒原去寻找人类本源的沃土。而我却固定在“这里”和“现在”的时空框架中，就像置身于捕鼠机中。我恨玛丽而不能自拔。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，仇恨使我神魂颠倒，判若两人。我最近才发现，这是唯独我才有的生活境遇。

仇恨比起悲伤来要强些。我赞美仇恨和那些伴随仇恨溢出的力量，我吟颂着关于死亡爱情的赞美诗。

如果你离开玛丽生活的城市，在内陆的某个地方停下脚来，穿过色彩暗淡、枝叶凋零的杨树林荫道（也许这就是白杨的复仇），然后通过主要街道，经过西边那个圆形的小丘，来到一大片平整的麦地，大约160公里以外，你便会到达我的家。那里有个小巧的、但是生机勃勃的花园，那是我和鲍博的孩子们嬉戏的地方。在东边、南边、西边、北边有大

约 1000 幢模样差不多的房屋，我们在中间。的确，不折不扣的中心。这个众星拱月的地方叫伊登·格罗夫，名符其实的市郊，既不是城市，又不是乡村，也不是城乡结合部。但它一片青葱，枝叶茂盛，欣欣向荣，或者说十分美丽。我觉得这比孟买的街区更适合于居住。

要知道从这个并无中心的地区中找出中心来，使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地图。你从地理位置上就能看出我的不幸，在我的家和玛丽居住的那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 108 公里或者是 67 英里。

从我家到车站的距离是 1.3 公里，到商店是 660 米。与大多数邻居不同的是，我不喜欢开车。我考了 4 次驾驶执照均告失败，我对他们说散步更好。闲暇时你可以去清扫屋角的蛛网，或是将盘子擦得净光。在我们这样一个地方，这种生活简直可以同伊甸园媲美。说完，我便溜溜达达奔向我的乐园去了。

鲍博和我住在夜鸟大街 19 号。这是从伊登·格罗夫最好的街区中精心挑选的。房子非常新，我们是它的第一个主人。鲍博和我拥有两间浴室，窗外风景如画，能看见树木在那里繁衍生息。最近，我们甚至准备在这里度过晚年了。

伊登·格罗夫叫人感到亲切，我和邻居们经常往来，互相请客吃饭。我们谈论事情，但从不谈论思想；我们交换着消息，但从不涉及理论，这样的交谈使我们保持了内心平衡。你会发现在这里遥远

的过去是不存在的，而同样遥远的未来也踪影全无，虽然这听上去非常可怕。现时成了生活的绝对天平。这种中国式的缺乏幽默感的生活继续着，一成不变的是饭碗和餐巾，只有碗中的味道在变换着。在外面男人们见了面颌首微笑；在家中，女人们或是在微笑，或是在擦洗盘子，或是在颤抖。

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，我丈夫鲍博这样说。但是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而且越来越不肯说出他在干什么。

玛丽·费希尔爱我的丈夫吗？她是否回报了我丈夫的爱？她也能凝视他的眼睛，用无声的语言与他交谈吗？

我曾经拜访过玛丽，并在她的地毯上绊了一下——真正的克什米尔地毯，大约价值 2540 美元——我走近她，我有 1.88 米高。这个高度对于男人也许很好，对于女人却不怎么太妙。我黑得惊人，就像玛丽洁白细腻得惊人一样。像所有又黑又高的女人那样，我还有一付突起的下颌，而且眼睛在我的脸上分得很开，中间隔着一个钩状的鼻子。我的肩膀宽阔而瘦骨嶙峋，我的臀部巨大而肥胖，我腿上肌肉发达，青筋暴突，而我的胳膊——我诅咒它——与我的身材相比又过于短小了点。你能想到在当今妇女乐园中我该是多么不幸。

在我磕磕绊绊走到佯笑着的玛丽面前，我发现她有一双和鲍博一样的黑眼睛，仿佛这是他们经常

面对面的结果。

“给我介绍介绍您的妻子吧。”玛丽低声说。

“这是露丝。”他笑着这样说。如果我走远了，他还会补充一句，“不漂亮，但是心挺好。”是的，如果为了替他自己辩解，同时又否定我，他会这样说的。别指望男人对贤慧的妻子忠诚——这种观念违背了性爱的本能。

也许他会怀着内疚笑着说：“在她下巴上有4个痣，其中3个还有毛。”这是在他们抚爱之后，然后他们忍不住大笑、尖叫、挠痒。

有时候鲍博也许会摆出丈夫的派头这样说：

“我爱她，但没法爱她，没法像爱你这样爱她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，我知道人们都是这样的，我知道我们都在自欺欺人，却同时又生活在希望中。没有什么比掺了假的爱情更能证实这一点。我有的是时间想这些事，当盘子擦洗干净，房屋收拾完毕，实在找不出事情做了的时候，除去悲哀地想着我丈夫现在和玛丽在一起，现在……现在……这看上去多么奇怪，我在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会儿演我丈夫，一会儿演玛丽，这使我感到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。当我的丈夫向我道别并说今天不回家；当孩子们上学去了的时候，那种奇异的寂静又那样熟悉地慢慢降临，仿佛生命被厚重、惨白的布包裹了起来。只有被猫捕捉到的老鼠的凄厉叫声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发出时，我才回到了原来的世界。

鲍博是个英俊的男人，我能得到他真是幸运。

我的邻居多次提醒我注意这一点：“你真幸运能找到鲍博这样一个男人。”毫无疑问，他们的眼睛在说，鲍博现在或是将来都有理由离我而去。鲍博身高1.78米，比我矮了10厘米，而比那个玛丽足足高了15厘米。那个玛丽去年1年在鞋子上的花费便有1205美元。鲍博和我一起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感到十分难堪。我很清楚，每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都闭上眼睛，而他和玛丽一起在床上的时候呢？我不愿想得太真切，我无法正视现实。

我真不明白在伊登·格罗夫的其他妇女——那些有身份或是没有身份的女人们——撒谎怎么撒得这样好。她们的丈夫也经常背叛她们，她们是怎么靠谎言生活而又能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？有时恐怕谎言也不能保护她们。她们会发现仿佛置身于空旷的车库，婚床冰冷；或者像服药过量般的昏昏沉沉。爱情杀死了她们，恶毒地、尖刻地看着她们垂死挣扎。

一个丑女人怎样度过残生，什么是她们应尽的责任，即使是条狗也会露出利齿来抗拒那无休止的羞辱，直到被捕杀，变得像鳄鱼一样冰冷。我等待着暮年的降临，把我从无边的苦难中解脱出来，我做一個慈爱的老嫗一定非常不错。

我母亲长得挺漂亮的，我是她的长女，她为我感到羞愧，这是我从她眼睛中看出来的。“你和你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”她这样说。她结过

两次婚，当然很久以前她就离开我父亲了。我的两个异父同母妹妹却长得娇美匀称，我十分爱她们。她们都知道怎样表现出自己的魅力，她们简直叫我着迷。“你这个丑小鸭。”我母亲有一次一边梳着我那金属丝般粗硬的头发，一边几乎是哽咽着对我说，“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？什么使你变成这样的呢？”我想她也许还是爱我的，只是丑陋的、不和谐的东西使她反感，她也无能为力。她无时无刻不在为我的丑陋忧心忡忡，虽然她不直接对我说，但我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，我明白她的意思。我有时想到我出生时的情景，没有内脏和活跃的神经，只有皮肤，它们痛苦地颤抖，嘎嘎作响。我在它的桎梏中一天天长大，变得粗野蠢笨。

也许由于我妈妈的缘故我从来不笑，也不肯文静静地呆着。我的思想就像胡乱弹奏着的一架走了调的钢琴，一片嘈杂。为了避免忘了我，在我出生的第一天，母亲给我起名叫露丝，一个短短的、随随便便的、可有可无的名字，而我的两个妹妹却叫乔斯琳和米兰达。她们出嫁后便无影无踪了，想来生活得心满意足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像怒放的花朵光彩夺目。

3

居住在高城的玛丽·费希尔，你打算怎样吃晚餐？也许你还没考虑好，也许你已经吩咐了仆人，谁是你的同伴呢？也许你还有许多情人供你挑选，呆呆地盯住你看。透过玻璃窗，那里是大海和港湾，看着月亮渐渐升起，天空变幻着色彩，也许你并没有吃，一边冥想着，一边等着爱情走近你的身边。愿你走运啊。但是今天晚上你不要夺走鲍博，今天晚上鲍博和我一起吃饭。

我将打开通向花园的那扇窗子，如果风不是太猛，我们将看见汽车库边树木构成的美丽的剪影。

上个月玛丽光是为拭净窗户就花了 295 美元。这些钱从塞浦路斯的银行转到了玛丽名下的支出帐上，当鲍博偶尔回来的时候，常给我带来关于玛丽帐目的消息。在他回家时，我几乎彻夜不眠，我悄悄地溜下床来，看着熟睡的鲍博，从他脸上观察着玛丽的生活。鲍博发出很响的鼾声，他回来就是为了休息，一点不错，为了弥补他那些失去的睡眠。

我独自擦洗窗户。有时窗户高也有许多优点。

今天晚上，在夜鸟大街 19 号，我们的餐桌上将摆上蘑菇汤、子鸡、巧克力奶油冻。

鲍博的父母今天要来，他决不致于冷落他们，

他会像一个朴素的乡村户主。他坐在桌子的那一头，会看到那攀援在墙上的蜀葵和葡萄藤。我喜欢摆弄花草，我喜欢驾驭自然，让它变得美丽起来。

鲍博真是个幸运儿，他总是能成功。最初他不过是税务部门中一个卑微的小职员，但他辞去了那个工作，办起了事务所，现在成了一个能挣大钱的主儿了。他的事务所处城市的中心，与玛丽相距15公里。他在那里会见他的客户，与玛丽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也是在那里。他时常在事务所里度过夜晚，当然是由于事情太多，鲍博是这样说的。我很少到鲍博的办公室去，我推说家务太忙脱不开身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让客户看见我，使鲍博难堪。我们彼此心照不宣。我想干鲍博这一行的，很容易富起来。

玛丽·费希尔，我希望你今天吃罐头鲑鱼，那腐败的罐头使你感染肉毒杆菌毒素。当然这愚蠢的希望完全是徒劳的，玛丽只吃新鲜鲑鱼，她那娇弱的体质使她的嗅觉异常灵敏，根本不需要进行化学分析，她便会迅速而准确地吐出嘴里的恶异物，而保全自己。

玛丽·费希尔，我希望今天飓风骤起，随着玻璃的破裂声，黑暗的浪头吞没了你，你将在极度的恐惧中悲惨地死去。

我洗净了酒具，把那只烤鸡翻了一个个，又把那些圆圆的面包片摆成像玛丽那样的形状，那些面包片愈堆愈高，惟妙惟肖地像玛丽，直到厨房中传

来了焦糊的臭味，我想烤鸡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
闻到烟火味我突然有了主意，我可以烧掉我的家，然后去玛丽那儿放一把火。我希望在浓烟烈火中把玛丽与高城一起化为灰烬。但是我不会开车，除非鲍博带我去，可是这几乎没什么指望。高城距我们这里有108公里。鲍博说过，这实在太远了。

我知道鲍博对玛丽完全像对我一样，这是鲍博对我说的。他相信自己十分正直，对爱情矢志不移。

“耐心点，”鲍博说，“我不打算离开你，我爱上她不过是逢场作戏。”爱，他说爱，鲍博口口声声说爱，玛丽也是除了爱情什么都不说。你们都需要爱情，可我确信我爱我的丈夫，因为是我和他结婚的。好女人都爱自己的丈夫。但是爱，它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感情，它与仇恨相比较而存在，它带来烦恼与不安，最终导致不幸。

我的孩子从花园中回来了，一男一女。男孩像我的母亲，仿佛她对她的抱怨真的有了效果。而那个女孩，高大粗笨，面对她就像面对自己的面具，凭空添了许多绝望的感觉。一只狗和一只猫紧随其后。那只几内亚猪哼哼着在墙角觅食，我刚为它扫净过圈。奶油冻上的巧克力在平锅中无声无息地融化了，这看上去多么令人感动，多么和睦的家庭与田园牧歌般的生活。这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的幸福，我心中的狂潮渐渐平伏，充满了温馨的爱情气息。

我那死去的外婆临终时说，那个为她作临终祷告的牧师将把她引入天国。

鲍博的母亲布伦达出现在夜鸟大街19号——她儿子的家门口。在她的儿子不提继承遗产的时候，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老太太。布伦达隔着玻璃窗，嗅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。“喂，是我。”她隔着窗户喊。“我是你婆婆！”也许是想到还要在这里过一个晚上。她那张绷紧了的的面孔又多云转晴，变成了笑脸。

布伦达尖细的鞋跟踏进了草坪，把鞋跟与草坪都弄得一塌糊涂。那草坪是新近修剪的，露丝爱收拾草坪，她那强壮有力的手干起这一套活来得心应手。而不管周围那些邻居怎样着急、抱怨，她们的草坪却在一个劲的疯长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情况是这样；又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她们眼前的景色依然如此。整修草坪是男人们的活，应该由她们的丈夫来完成的。

鲍博的妈妈走近了厨房，蘑菇汤在火上炖着，就等着淋上奶油和泼上葡萄酒，她赞许地点点头。她喜欢一切井井有条，只是要别人替她来干。透过那扇法式窗户，她看见了起居室里的餐桌已经摆好，桌面的四个角上安放着的蜡烛，擦洗好的银盘很是悦目，她不禁发出一声羡慕的赞叹。露丝是个理家的

好手，她那些被磨损的手指头总是干干净净的。布伦达喜欢用电动刷子来清洗她的银器，这是一件麻烦的、叫人厌烦的工作。不过，她羡慕露丝是因为她也使用银器。

鲍博的妈妈从来也不忌妒露丝能嫁给鲍博，她不爱鲍博，而且从来没爱过。她仅仅是十分喜欢鲍博，也十分喜欢自己的丈夫，而此时此刻，她却感到羡慕。

夜晚，浓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

“她干事干得多么漂亮。”鲍博的妈妈对她的丈夫安格斯说：“鲍博多么幸福。”安格斯站在花园的小径上，等着太太结束她的把戏。布伦达浑身珠光宝气，仿佛想抓住那逝去的岁月，而安格斯穿着褐色外衣，配上黄色衬衣与蓝色领带，样子寒伧。说到贫富悬殊，没有比这对老夫妻更明显的了。仿佛有意使对比更加强烈，布伦达身材小巧，而安格斯魁梧粗笨；布伦达生有尖鼻子和大眼睛，而安格斯则恰恰相反，生有一只大鼻子与一对细眼睛。

她想起她的儿子鲍博，鼻梁挺拔，眼睛长得也很好看，他喜欢穿着淡灰色外衣，浅色的领带，看上去无声无息，把时间、力量，一切一切都藏匿起来。

布伦达走进屋子，看到了那两个正在看电视的孩子，桌上堆放着零食。他们洗得干干净净，就像马上要上床了。他们看上去心满意足，但举止不够文雅，不过摊上像露丝这样一个当妈的，你还能希

望什么呢？

“她是个好母亲。”布伦达对丈夫耳语着，好像想引起丈夫的羡慕，“你不得不尊重她。”

布伦达尽力抬着腿走进洗衣房。在那里，鲍博正穿着背心和裤头用熨斗熨衬衣。既然当鲍博还是个小男孩时布伦达就不亲手给他洗澡了，这个母亲理所当然对儿子的这付样子感到吃惊。

布伦达没有注意到儿子胳膊上的细小伤痕，或者说，装着没有注意到。可以假定那些伤痕是被昆虫咬的，因为可以肯定不是出于露丝的牙齿，露丝的牙齿宽阔、结实、排列整齐。

“真是个好妻子！”鲍博的妈妈心中不悦，布伦达从来不熨衣服，看到鲍博像旅店中熨衣服的男仆正忙活着，几乎落下泪来，“鲍博情愿做一个好丈夫了。”如果她知道她的儿子不过是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西塞斯，她就不会这样想了。

鲍博正盯着镜子，那里面有一双纯净、优雅的眼睛，充满智慧的前额和敏感的嘴。他把自己看了个遍，他看到一个男人，一个被玛丽·费希尔所爱的男人。

鲍博开始穿衣服了，他头脑中正进行着紧张的数字运算，行使一个会计的权力使他感到十分愉快，像大把花钱那样愉快。他是无意识的，他仅仅感到生命与金钱一样能给人带来快感。他的父亲从小就向他灌输了这些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。”当安格斯带着鲍博走出家门，匆匆向学校走去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“生命就是时间，而时间就是金钱。”有时鲍博不得不走着去学校，因为没有钱乘车。在鲍博的童年，安格斯曾经三起三落，这样的大起大落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影响可谓巨大。“这一段你只能走路了。”安格斯对鲍博说，而后者一边不太熟练地穿上他那双磨薄了底的鞋子，一边发狠：“我一定要挣到1000镑。”

爱情就像金钱一样要尽量做到收入与支出平衡，如果说一般的性爱值200美元，家庭主妇的性爱值25美元，那么与玛丽·费希尔热烈的爱情就值500美元，与妻子的爱情值75美元。支出大于收入会带来不幸，鲍博坚信与一个人发生关系次数愈多，就愈不值钱。

鲍博的妈妈这时已带着鲍博的爸爸来到前厅，迎面看到露丝那门板一样的脊背，她正弯着腰俯在电唱机边挑选饭前和饭后要听的音乐。

露丝直起腰来，那精心布置的房屋仿佛显得小了，火炉上那根橡木横梁碰着了她的头。

露丝的婆婆兴致勃勃地把鼻子贴在玻璃上，转过身来，透过那擦得明镜般的玻璃，一眼就能看出露丝在哭，她的脸肿胀，眼睛通红。“乡村的忧郁，”布伦达喃喃地对安格斯耳语，“多么幸福啊。”他们看到露丝伸出宽阔的手掌向着那海蓝色的天花板，仿佛在向冥冥中的神灵祷告。